生活茶馆

14岁的婚纱

◆ (美国)苏珊·斯宾塞 孙开元(编译)

妹妹带着我和女儿从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出发去了曼哈顿一家婚纱店，我是带女儿玛丽娜来试婚纱的,她今年14岁。

一个孩子,一个天真、漂亮的孩子。

我们是在电视节目中知道了柯林菲尔德婚纱店这个地方的。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我问玛丽娜是否高兴。“当然,妈妈。”她说着,耸了耸肩。玛丽娜在她脚踝上做了个刺青,那是为了对我和渐冻症作斗争表示支持,她对此比穿上一件1万美元的婚纱更有热情。

妹妹斯蒂芬妮已经给我们找了一辆带有轮椅升降机的货车,把我们从旅馆拉到了柯林菲尔德婚纱店。

司机摇着把手把我连人带轮椅吊进了货车。“我感觉是要把你扔进动物收留所里一样!”斯蒂芬妮打趣地说。我也笑了。我知道,要是我哭起来,可能止不住。

到了婚纱店，他们像卸货一样把我放下了车，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只见店门外摆着10英尺高的鲜花，露台上雕栏玉砌,门口的衣架上挂着一件象牙白的婚纱和一件黑色礼服。

“哦!”我说。那天我穿着一件黑色外套，玛丽娜穿的是黑色短裤、无袖衬衫和一双帆布鞋。她站在地上,双手抱在胸前,仿佛这里是她在这个星球上最不想去的一个地方。

几位热情的女店员像导游般给我们一间间地介绍着店里的屋子及著名婚纱设计师们的名字:阿丽塔·格拉汉姆、尼娜·托耐。玛丽娜陪在旁边，斯蒂芬妮用轮椅推着我看着一排排曾让黛安娜王妃看上去倾国倾城的靓丽婚纱。玛丽娜一言不发。我们转过墙角,来到了一间储藏室，这里展示着另外几百件漂亮的婚纱，玛丽娜和我的眼睛都不够使了。

“想试一件吗？”我碰了一下玛丽娜的手,声音含糊地问她。

“好吧。”玛丽娜低声答了一句。

“告诉她们你喜欢的风格。”

玛丽娜只是愣愣地站着。

带女儿到这儿来，我感到有些难为她,她还是个孩子,我却要让她体验一下成年人的经历。我要是哭起来只能让她更不自在,所以我忍住了眼泪。

玛丽娜从衣架上取下了一件A字裙,准确地说,是几位女店员一齐动手为她取下了这件裙子。玛丽娜有点儿受宠若惊，一个劲地点头表示感谢。

在她捧着婚纱走进试衣间时，我竭力不去想我的小姑娘将来举行婚礼时的情景，或她儿时卧在我胳膊里的模样，还有她将来怀抱着她自己孩子时的样子。我也尽力不去想现在的玛丽娜，妈妈带着她来做一件她尚不能理解的事情,这让她很尴尬。

我在遗嘱里已给玛丽娜留下了一笔婚妆钱,斯蒂芬妮答应我,她将来会带玛丽娜来这里把它买下来。

“不要灰白色的,”我告诉斯蒂芬妮,“要象牙白的。薄纱不要太多,可以点缀些蕾丝。”

“我喜欢皇室风范。”我们在试衣间外等待时,我嘱咐着妹妹。“想想凯特王妃，华贵而又优雅。长袖婚纱不错，能让衣服显得更庄重。”

玛丽娜从试衣间里走了出来。一身无吊带、外展型婚纱,让我14岁的女儿看起来如同是站在一块巨大的纸杯蛋糕里，要和一名橄榄球前卫对搏一样。

“我不喜欢带托架的。”她说。

不愧是我女儿!

“试一下长袖的怎么样？”我问她。几位女士捧过来另一件婚纱,长袖蕾丝、皇室风格的V型开领、带褶收腰,还有一件平纹的丝绸长裙。

玛丽娜走进了试衣间,当门再次打开时，她看起来比刚才仿佛高出了一头，也成熟了10岁。我能清楚地看出有一天她将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女人。我只是注视着她,没说话。如果你活不到将来看到女儿穿上婚纱那一天,只能在此时看一眼,你又能如何呢?

我垂下了头,喘口气,然后抬头,微笑了一下,玛丽娜也朝我笑了笑。我把舌头摆好了位置,说了一句:“我喜欢这件。”

穿上这件衣服后，玛丽娜看上去婷婷玉立、光彩照人,个头显得也高了。

“你很漂亮。”我咕哝着说,我的舌头几乎动不了，不知道她是否听清了我的话。我们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去结账。

女儿你可知，妈妈从此死而无憾。

(作者为渐冻人症患者。)

心灵驿站

“有些事情和电一样”

◆ (美国)比尔·格里尔 张维(编译)

萨曼莎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她长到12岁时,她的父母觉得已经到了该对她进行性启蒙教育的年龄，有必要把男欢女爱方面的知识告诉她，帮助她树立正确的性爱观。

这天，爸爸在卧室里修理台灯,萨曼莎在一旁打下手。“萨曼莎,你一定要记住,和电打交道时千万要小心。”爸爸边摆弄着台灯边告诫萨曼莎。

“嗯,我知道。”萨曼莎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爸爸从灯头上旋下灯泡，拆开线路板，用起子去拧那颗压着电线的螺丝。“哎哟!”随着一声惊叫,爸爸全身颤抖了一下,萨曼莎看见他手中的电线冒出了火花。“爸爸,你没事吧?”她非常担心地问爸爸。

“放心,我没事。”爸爸对萨曼莎摇摇头。他转身朝萨曼莎身边的桌子后面看了一下，然后自我解嘲地对萨曼莎说:“呵呵，我忘记把最重要的事告诉你了。”说着他伸手将桌子旁边台灯的插头从墙上的插座中拔出来。“当你开始和电打交道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事先把插头拔下来,切断电源。”

“爸爸,你肯定刚才没有伤着吗？“萨曼莎仍然不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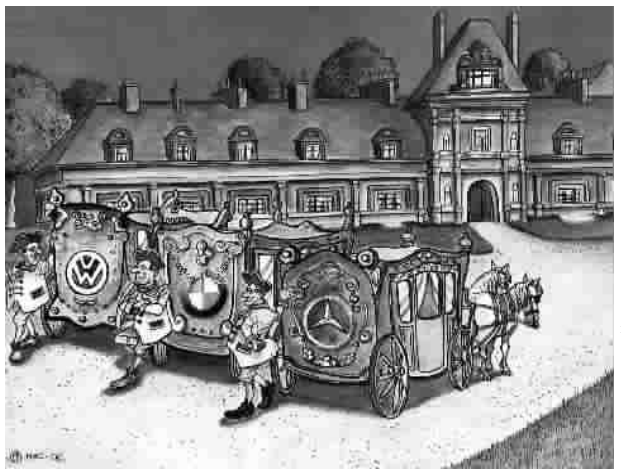
“嗯,没事。不过刚才我的确是被电了一下,挺难受的。这也是我要你千万小心的原因，因为电能伤人。”

“我不喜欢电,它像老虎一样咬人。”萨曼莎撅着小嘴对爸爸说。

“你应该喜欢电,电的功能很强大，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少不了它。有了电,灯会发光,电冰箱能工作,电视才有图像。同样,电对人体的摧残作用也很大,一不小心，它真的就像老虎一样会咬你一口，甚至会让你丢掉性命。”说完这些话,爸爸停下来,看了一眼萨曼莎，接着又意味深长地对她说:“萨曼莎，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情和电一样，都具有两面性。接下来我要和你谈论的话题,希望能引起你特别注意。”

萨曼莎赶紧瞪大眼睛，静静地等待着爸爸往下讲。爸爸语重心长地告诉她:“萨曼莎，现在你虽然还小,将来等你长大了,你会恋爱,你会有自己的家庭。到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刚才我被电了一下的教训。我要你明白男女之间的事和电有着相似的地方,它既有某种强大的功能，也有意想不到的破坏力。夫妻之间男欢女爱,妙不可言,它符合道德规范,是维系家庭和谐的纽带。如果夫妻之外和其他异性有这些行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像触电一样,会对彼此造成伤害……”

“爸爸,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记住你说的这些话，我想我以后会认真对待我的爱情和家庭,我肯定不会触电的。”说着,萨曼莎按照爸爸的吩咐,插上了插头,顷刻间台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豪华马车 (德国 玛尔吉安)

创 伤

◆ (美国)劳拉·伊丽莎白·理查兹 陈荣生(编译)

从前，一位天使看到一个孩子在痛哭,就停下来安慰他。

“怎么啦,亲爱的？”天使问。

“哦，我把我自己伤得很厉害！”孩子说,“很厉害！你看！”说完他展现伤口给天使看。

“是啊,那肯定是非常疼,我知道。”天使说,“但振作起来!我知道另外有一个孩子在相同的部位也受伤了,而他很快就渡过难关。”

“啊!但他的创伤没有我的那么严重！”孩子说。

“不,跟你的创伤一样严重,”天使说,“非常可怕。”

“但他的创伤对他的伤害没有那么厉害！”孩子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天使问。

“因为他不是我！”孩子说。

变 化

◆ 承受(编译)

“我的天哪,米勒,”教授喊道,“你的变化真大,简直快认不出你了。白头发你也有了,还蓄起了胡子,比以前发福多了！”

“可是我根本不叫米勒。”陌生人说。

“什么？”教授再次喊道,“连姓名你都改了？”

快乐城堡

虹吸『汽油』

◆ (澳大利亚)凯斯·里恩 庞启帆(编译)

顿德斯驾车进入了澳大利亚内陆的纵深地带。这是他从美国来到澳大利亚自驾旅行的第七天。时值深夜，但他的车偏在这时快没油了，沿路也没看到加油站。“这下麻烦大了。”顿德斯自言自语道。

提心吊胆行驶了几英里后，顿德斯看到了一处野营地,营地里停着两辆大型的野营车。“感谢上帝，这下有救了。”顿德斯大喜道。他停下车,从后备箱里拿出一根软管和一个油桶，然后大步向营地走去。“向他们要一些汽油应该可以的。”他想。

顿德斯穿过营地大门,走近了主营地。然而,他没发现任何人,野营车里也没什么动静,似乎每个人都睡熟了。“这个时候叫醒他们可不礼貌,还有,如果他们不肯给我汽油就惨了。”顿德斯站在那里犹豫起来。思虑再三，他决定用虹吸的办法从其中一辆大型野营车里偷一桶汽油。于是,他悄悄走近一辆大型野营车,打开油箱,把软管的一端插进去，然后用嘴巴含住软管的另一端开始吸汽油。

顿德斯知道汽油味很怪,但没想到会如此恶臭。当汽油进入他的嘴巴，他马上将嘴巴抽离软管,然后“哇”的一声狂吐起来。呕吐声吵醒了野营车上的人。“抓小偷!”他们手拿手电,循着呕吐声找到了顿德斯。顿德斯顾不上呕吐,赶紧解释:“我不是小偷。我的车子没油了，我只是想跟你们借点儿汽油。发现你们都睡着了,所以我就自己动手了。非常抱歉！”

听完顿德斯的解释，人们都把手电光朝油箱照去。马上,人们就狂笑起来。顿德斯迷惑地看着他们:“你们怎么啦？”其中一人停住笑，喘着气说道:“伙计,虽然你辩解说你的行为不是偷窃,但我们并不这么认为。不过,你已受到了惩罚。这是一辆配有厕所的野营车,你打开的不是它的油箱,而是它的化粪箱。”

枪口下的肯德基

◆ 邓笛(编译)

那天晚上，我把车开进自家的车库，然后一手拿着装满肯德基鸡块的纸袋，一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走出车库。

突然,一个满脸胡须、戴棒球帽、身穿尼龙夹克的大个子年轻人从我家花园旁的灌木丛里跳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手枪。“钱包!钱包!”他喊道。

“好,好。”我说,“让我拿给你。”我把纸袋放在身边花坛的砖头上，然后趁势将手中的家门钥匙扔进了花坛里，接着从口袋里摸出钱包。他一把抢走钱包,又喊道:“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知道,在他的枪口下面,还是顺从为妙。我把手表摘下来交给了他。

这时,他的一个同伙出现了。这人又瘦又矮,眼睛贼亮,手里也握着一把枪。“不许看我!”他说。显然，我遇到的不是笨蛋强盗。当然,我也没被他们吓傻。这虽然是我第一次被抢，但我从媒体上已看过若干遭遇强盗的新闻。被抢的人总是吓得魂飞魄散，注意力都集中在强盗黑洞洞的枪口上，而对强盗的容貌一点儿也记不住，所以事后针对警察的询问是一问三不知。有这样的间接经验,我就努力记住他们的模样，但我嘴里还是说:“我不看、不看。”

“趴下！”狡猾的小个子喝道,然后摘下我的眼镜扔进了我家的花园。我面朝下趴在地上。大个子的枪口抵着我的后脑勺，小个子的枪口贴着我的太阳穴。我想,他们或许要杀人灭口了。

“那是什么？”我忽然听到了大个子的声音。我转过头。“是肯德基。”我说。“归我们了。”大个子说。他们松开了我。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远去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心慈手软,是良心发现,还是饥饿让他们转移了注意力？我庆幸自己买了肯德基，因为肯德基让他们看到了食物,却让我见到了生的希望。

我打了电话报警。很快一辆警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了两个警察。询问情况后,一个警察说:“幸好没有伤亡。”另一个警察说:“连肯德基都抢,真是丧心病狂！”

第二天，我被叫到了警察局,警察给了我一大堆抢劫惯犯的照片,让我看看有没有抢劫我的那两个人。我没找到那两个人,却看到了一张张长相不同却都同样年轻的面孔,这些面孔让我仿佛面临一条奔腾的长河,这条长河恰如英国诗人布莱克描写泰晤士河的一句话:“那些湍急的水流犹如过往的路人,满脸饥色,一副苦相。”我突然担心,这条河会不会有一天冲破堤坝,侵害我们的生命和财产。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我们开着豪车,住着别墅,还有一些人为了温饱在挣扎。我们在惩罚罪恶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有可能让一些人汇聚成洪水猛兽?